

渴慕

□ 王充闾

那年踏上法兰西大地,在我是第二次。参加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的间隙,我前往巴黎踏访二百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的故居,亲炙其遗泽,满足多年来的渴慕。

先贤祠——法兰西思想与精神的圣殿,自是必到的。我快步直奔地宫,在整个墓群最中心、最显赫的位置,正是伏尔泰的灵柩。棺木高大而精美,上面镌刻着铭文:“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旁边是伏尔泰的大理石全身雕像:左手擎着一卷手稿,右手握着一支鹅毛笔,神情端肃,注视远方,似乎在思考着重大的问题。我屏住呼吸,唯恐打搅了他,伫立半刻,然后默默离去。

作为天主教会的死敌,伏尔泰早就料到,即便他结束了生命,教会也不会饶恕他,必定加以报复、迫害,因而,他临终前与友人商定,将遗体秘密地运出,暂时安放在外地,并嘱咐把棺材一半埋在教堂里,一半埋在教堂外,用意是:上帝让他上天堂,他就从教堂这边上去;上帝让他下地狱,他可以从棺材的另一头悄悄溜走。直到13年后,法国大革命期间,他的遗骸才被运回首都,安葬在先贤祠中,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凭吊与瞻仰。其间还有一个细节:遗体运出前,友人将伏尔泰的心脏悄悄地掏出,经过几个学理保存存在一个盒子里,上面刻着他的留言:“我的心脏在这里,但到处是我的精神。”后来,作为镇馆之宝,由法国国家图书馆珍藏。

接下来,是驱车前往伏尔泰的终焉之地,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伏尔泰咖啡馆”。它和先贤祠同属拉丁区,都在塞纳河左岸。早年,伏尔泰的家就在路边,因而这条路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这里,血气方刚的思想家以笔为枪,向专制王朝和天主教会宣战,从而在巴黎以至全国激起一波波惊涛骇浪。他两番入狱,屡遭放逐,近三十载漂泊在外,直到辞世前几个月才重回巴黎。塞纳河的清波应识其傲岸依然的旧影,但“故园归去已无家”,他只好借住在亲戚维莱特先生的家中,位置在现今仍然营业的“伏尔泰咖啡馆”楼上。举目望去,墙壁上的铭牌标示着:伏尔泰诞生于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病逝于此。

此前19年间,伏尔泰一直居住在毗

邻瑞士的法国边陲小镇费尔奈。这位瘦骨嶙峋的老人,以其巨大的能量投身于启蒙事业,写出了不计其数的传世之作,并且通过接待来访者和书信往来同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一如既往地以书信、文章揭露教会的黑暗,抨击王朝的腐败与社会的不公。整个欧洲都在倾听他的声音,费尔奈俨然成为一个舆论中心,他则被尊称为“费尔奈教长”。

二

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众多思想家中,被誉为“欧洲的良心”“法兰西思想之王”“科学和艺术共和国的无冕皇帝”的伏尔泰,是公认的领袖和导师。他才华横溢,博学多识,著述宏富,在文学、历史和哲学诸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作为思想解放的鼓吹者,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他的名字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他崇尚自然神论,尊重科学,倡导自由,一生都在鞭挞专制、强权,反对宗教狂热。他还对中国和中国的文化思想大加赞颂,展露出由衷的渴慕之情。

在伏尔泰内心深处,有着深深的中国情结。在他看来,中国在政治文化、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各方面都优于西方国家。他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中国文明有着悠久深远的历史渊源,把中华民族视为世界上最明智最开化的民族。在其哲学、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里,每当谈到中国时他都有浓厚的兴趣。他编撰的《哲学辞典》中有不少关于中国的条目;《路易十四时代》《历史哲学》《巴比伦公主》等著作中,都有关于中国的专论;特别是在世界史式的《风俗论》中,他以两章篇幅论述了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指出人类的历史以中国为开端,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始于中国,“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便显得合乎理性”。

他悉心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法国启蒙精神要从中汲取营养。他说,中国最古老最权威的儒家典籍“四书五经”之所以值得尊重,被公认为优于其他记述民族起源的书籍,就是因为这些典籍中没有任何神迹、预言,没有国家缔造者的政治诈术。中国儒学博大精深,各种宗教都能在中国和平共处。相形之下,欧洲基督教却派别横生,互相残杀。他以中国儒家的“民贵君轻”主

张为武器攻击封建君主专制;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认为这是超越基督教教义的纯粹的道德。在以他为首的一大批法国思想家的推动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1789年被载入《法兰西共和国宪法》。

伏尔泰对孔子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风俗论》中说:“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作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世人”。伏尔泰说:“我读孔子的书籍,并做笔记,我觉得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由于倾慕孔子之学说与为人,他自命为“孔门弟子”,竟将耶稣像换成孔子像,晨夕礼拜,并为词以赞:“孔子,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

在18世纪中法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大潮中,伏尔泰作为开辟航程的先行者,除了根据他的理解对中国本身作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还将中国作为参照物探讨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诸多问题,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影响。正是他,以史学家的开放视野发现并弘扬了中国古代文明,以哲学家的深刻见识追寻着中华民族的精髓魂魄,以文学家的敏锐感觉开启了中法文学交流的历史航程,从而在两国文化交往的史册上谱写下辉煌的一章。

三

谈及伏尔泰钟情中国文化,不能忽略他与同时代的中国乾隆皇帝及其诗赋的一段情缘。事情要从乾隆东巡盛京(今沈阳)说起。

盛京为清王朝龙兴之地,东巡中,乾隆帝发思古之幽情,御制一篇《盛京赋》,全文约四千字,陈述此次恭谒祖陵的宗旨、感受与经过,状写出盛京的山川形胜、地域辽阔、物产丰饶,追怀开国时期的文武功臣,再由彰显军威的围猎,延及耕桑农事、国富民殷、官室富丽,内容十分丰富,显现出意在雄视百代的帝王文学的气魄。

在中国文学史上,《盛京赋》创造了三个“唯一”:历代帝王中雅擅诗笔者数不在少,但写赋的寥寥无几,作京都大赋的只有乾隆一人,此其一;其二,以塞外名城为题材作赋,在赋史上,在历代文人中,乾隆是唯一的;其三,在中国历



先贤祠中的伏尔泰雕像

代京都赋中,只有《盛京赋》流传到海外,并产生了一定影响。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常驻北京的法国耶稣会的阿米奥神父(钱德明)将《盛京赋》译成法文,经法国东方学家约瑟夫·德经认真审核、作序,在巴黎比亚尔出版社出版。年已76岁的伏尔泰读了《盛京赋》,兴奋至极,当即写道:“我很爱乾隆的诗(指《盛京赋》),柔美与慈和到处表现出来。我禁不住追问:像乾隆这样样的人,统治着那么大的帝国,如何还有时间写诗呢?”他满怀热情地写下诗篇《致中国皇帝》,说:“伟大的国王,你的诗句与思想如此美好”,“接受我的敬意吧,可爱的中国皇帝!”

然而如此热情的颂赞,乾隆帝一无所知。就此,伏尔泰在致中国皇帝的书信中道出了心中的怅惘:“我曾投书中国皇帝,但至今,他没有给我一点回声。”他还把这封书信寄送给所有与他保持联系的外国王室贵族朋友。可以想象,如果乾隆帝得知,远在万里之遥的域外,竟有一位在人类进步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对自己如此赞赏,他会做何感想?

应该承认,伏尔泰对中国社会文化的高度评价,包括对乾隆皇帝的赞美,由于受到翻译质量、传播渠道的限制,特别是存在借借宣扬中国文化以达到其改造法国社会的意图,其中有明显的夸大、美化成分和误解、曲解现象,但其赤诚的渴慕和善意的尊崇,至今仍然令我们由衷地感动。从这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身上,我们或许能受到启发:以博大的胸怀对待世界上的多种文化,取长补短,去粕存精,从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文坛述往

她已融入无尽的苍茫

□ 邢秀玲

“人是一个永恒的字,钉进这无尽的苍茫。”这是诗人傅天琳登上祁连山卓尔峰后偶得的诗句。就在两年后,她也融入了这“无尽的苍茫”。

2021年10月23日,山城的一颗诗星陨落了!无数的白花,纷飞的泪雨,铺天盖地的悼诗,在为一个平凡而高尚的诗人送行。

我站在吊唁大厅里,凝视着她那优雅的背影,深深地三鞠躬。荧屏上播放着她76年的人生历程:从扎着双辫的天真小姑娘,到缙云山农场的青涩少女;从写广播稿的农工,到吟唱着绿色音符的“果园诗人”;从处女作登上《诗刊》,到参加全国诗人海上访问团,受到艾青、白桦、严辰等大家的点拨和指教;从第一本诗集获得首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到摘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桂冠。这一幅幅忽明忽暗的画面,勾勒出她艰辛而丰盈的生命轨迹,一桩桩往事也像电影镜头一样,忽远忽近,朦胧而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秋日,我和她偶然相遇,却一拍即合,坐在我家的沙发上,无拘无束,促膝谈心。我们丝毫不像初次见面,说往昔,谈未来,论文学,诉家史,聊她访时见过的巴黎圣母院、科隆大教堂、莱茵河畔的红草莓、阿尔卑斯山上的花……的确,我们有很多相同之处:不幸的童年,忍饥挨饿的青春,疼爱我们的丈夫都来自川北营山,儿女双全,都喜欢碎花和格子衣服……不同的是,她的阅历比我丰富,受过的苦也比我多得多。我痴长两岁,却未闻过果园的芬芳,未挑过沉重的粪桶,当然,也未出过国门,更没有她那么丰硕的创作成果。在这位当时已经拥有四本诗集的“果园诗人”面前,我当然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她的目光中蕴含着真诚、友善、谦逊,甚至一口一声“老师”,经过我的激烈反对,我们才以姐妹相称。

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友谊:一起参加重庆市的各种文学活动,一起到区县采风,一起组织“女作家沙龙”……从崇龛镇到黑山谷,从青木关到走马镇,从金果园到北温泉,每一次结伴同行都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是90年代中期

应邀到四川资阳采访,为了不耽误工作,我俩乘晚上的火车,到达资阳已是深夜,当晚只好住在她的七姑家。

我们采访的是生产安全帽和工装的一家国有企业,相册中至今仍保存着我俩头戴头盔的合影。车间里噪音分贝很高,粉尘也大,但我们采访得很仔细,获得的材料也很多。回来后,她在繁忙的出国前夕,连夜写出了一篇报告文学的前半部分,我紧跟其后,写出了后半部分。随后,署名“田秀”的长篇文章见报了,得到一笔可观的稿费。忽一日,有消息传来,我俩在资阳结识的一位民营企业企业家遭了火灾,损失惨重。冲动的我在未跟天琳商量的情况下,立马将这笔钱全部捐了,记到她名下。天琳回国后,立即给我打来电话:“你的做法是对的,我完全同意!”但当她说起在维也纳访问期间只花了400先令(相当于60元人民币)买了一双布鞋时,我有点懊悔自己的“扶持”行为,她手头并不宽裕啊。

她获鲁迅文学奖后,重庆“女作家沙龙”率先举办了一场茶话会,20位姐妹聚在一起,朗诵她的诗歌,分享她的荣誉和成功。她则从奖金中拿出5000元捐给“女作家沙龙”作为活动经费,让我这个主持人十分不安。

2019年8月,我们同车来到武陵参加笔会。当她看到从北京来的韩小蕙时,喜出望外,飞步上前拥抱。二十多年前,她俩一起获得了第一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小蕙也是我的朋友,一路上,我们三人亲密无间,在层峦叠嶂的茶山漫步,在涟漪起伏的王子湖畔徜徉,在典雅古朴的茶馆品茶,在险峻陡峭的川黔古道跋涉……天琳步履矫健,笑声爽朗,让我和小蕙好生羡慕!

谁能料到,仅仅相隔两年,她就匆匆忙忙地走了。重庆文坛的一道璀璨风景消逝了,留给我们太多的痛惜,太多的遗憾,太多的念想!天琳生前曾告诉我,她母亲常说一句话:“我们的家在天上,到人间注定要受磨难……”如今,她到天上和母亲团聚去了!正如遗憾两旁的那副挽联所说的:“曾经一望无垠的时光优雅谢幕,历经万紫千红的旅行静静到达。”这也是她留在人间最后的诗句。

看海人

□ 郭雪波

有一人坐在突兀的礁石上,观沧海。

他一动不动,凝视着大海。或许当年曹公也是如此观海的吧,可此君没有曹公的伟岸和气势,他身形瘦削,几乎是贴在那块大礁石上,不仔细看还以为他是礁石的一部分,或者是摊在上面的一块旧雨布。

第一次发现他是来金海湾的第一天傍晚。我沿着一条小径走向海边,在拐弯处的一块礁石上,偶然看见了他。暮色中,烟头一明一灭。

傍晚的沙滩,景色美得醉人,夕阳红润而柔和,悬浮于天际。海里还有一名男子在游泳,蝶泳自由泳泳花样样频出,当他翻过系着红黄圆球标志的缆绳,进到深海时,不知从岸上哪儿传来一声吆喝,劝他赶紧离开禁泳区。

我一直到太阳完全落下才回酒店。走到那个拐弯处时,我发现那个人仍然坐在礁石上,一动不动望着下面的大海。在夜色中,那个身影显得那么孤单,如一尊凝固的石雕。

第二天开始,我每天午后和傍晚都去海里游泳,那会儿海水暖和,风平浪静,只是海水较浅,游着不过瘾。见天色渐渐暗下来,景物变得朦胧,我便悄悄翻过缆绳进入深水区。深海浮力大,四仰八叉躺在水面上也不容易沉下去,就在我快活地自由腾挪之时,一束光射过来,而后是一声穿透力极强的吆喝:“快离开禁泳区,否则按法规处罚!”语气很严肃,我赶紧乖乖地游回浅海。

循声望去,好像就是来自我每次必经的那块礁石一带。上岸后经过礁石时,我看见那位观海者还在那里坐着,忍不住上前搭讪。“师傅,老见你坐在这里,忙啥呢?”

“看海。”
“看海?看不厌吗?”
“谁说看不厌?没的办法。”
“可以不看嘛,回家干什么不好。”
“那可不成,像你这样翻绳入禁区的游客,每天都少不了,我能回得了家吗?”说完,他兀自嘿嘿笑起来,笑声很爽朗。他黑黑的脸上皱纹不少,五十多岁的样子。

之后的几天,和他熟了,有时跟他坐一起看海,聊天。他姓赵名本三,辽宁铁岭人,当年不出海,来到威海打工,一待就是二十年,在这里娶了媳妇安了家。由于“本三”和“本山”音相近,又是铁岭人,大家管他叫“老本山”。他为人憨厚又有担当敢管事,被选为看海队小队长,大家平时叫他“赵队”,很是正儿八经,像影视剧里的警察或城管一样。

他身边放着一个小形扩音喇叭,他说很少用。“那喇叭声像警车喇叭鸣叫,容易吓着人,没那个必要,多干点事啊,用嗓子喊喊就行。”他坐在那里除了抬头看海,大多时间都干坐着没事,偶尔玩玩手机上上网什么的,但他从不把工作中的见闻放到网上。我寻思,他的工作性质很特殊,海滩上常能遇到奇闻怪事,当个网红估计也容易,但他说不能那么干。赵本三心中是非清楚,有自己坚守的价值观,不易被五颜六色的生活所迷惑。

一天晚上,外边下起了暴雨,小冰雹噼里啪啦砸下来,动静很大。还好,暴雨来得快,走得也快,渐渐变成了毛毛雨。我突然想起外边礁石上那位看海的赵本三,于是撑起一把伞跳过去。

果然,礁石上蹲着他黑乎乎的身影,铁铸的一般。他举着一把桐油帆布老式大雨伞,不时用强光电筒朝下边的海面上一扫。礁石已经被雨打湿,没法坐,只能蹲着或站着。

“老赵,还没下班呢?”
“还没呢,我这班得到晚上九点。”
“给你带了几个热包子,还有一瓶北京小二。这外边又是雨又是雹子的,怕你受凉。”
“嗨,谢谢您了。”老赵说着,把包子接过去,却把小二退回来,称上班时间不能饮酒,有规定。

“这会了,谁会看见?估计下边也没有人下海了吧?”
“您可不知,有人还特别愿意小雨中下海游呢。这酒真不能喝,规定就是规定,跟有没有人看见没有关系。”又是一声爽朗的笑,笑声在昏暗的海边回荡。

第二天下午时,礁石上不见了老赵,换了个小伙子。我问老赵怎么没来,小伙子告诉我,昨夜下班时,赵队发现有个人悄悄走到海里,很快就没了影儿,一会儿又在水里扑腾起来。他见情况不妙,直接从礁石上跳下海去救人。人是拖到岸上了,是个寻短见的女人。那个人一上来就责怪赵队救了她,张嘴就咬了一口正给她做按压救护的赵队的脖子,血流了一肩膀头。小伙子说:“还好,咬破的不是动脉,没多大事儿,在医院躺着呢。”我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我飞回北京,没有来得及去看望老赵,但心里始终挂念着这位平凡而有担当的看海人,一个来自铁岭的打工者。他是平凡生活中的平民英雄。
从此我记住了他,看海人赵本三。



韭菜花

(中国画)

□ 杨刚

秋行塔河源

□ 吴重生

了胜利,多浪,上游三大平原水库,仅这三大人工湖泊的总面积就达到235平方公里,相当于40个西湖。塔里木河零公里标志碑上,刻有三条河流交汇形成的图案,从左看是马头,从右看是龙头,寓意龙马精神,表达了人们对塔里木河这条先哲之河的信赖和崇敬。

同行者中有两位摄影家,他们一到塔河源就“消失”了。我知道,他们一定是钻进某个神秘的角落,用镜头去探寻塔河源的奥秘。这时,耳畔传来一阵抑扬顿挫的诵唱声,原来是同行的曲艺家在用整副曲调忘情地诵唱诗歌《大学城》,词曲优美,字字腔圆,表情生动,引来众多游客围观并喝彩。

从河边往回走,我们发现两位阿克苏摄影家正在高高的铁塔上拍照。是谁比阿拉尔人更懂得水的重要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先后修建

的高度。塔河两岸,进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胡杨林和连绵不断的沙滩。当地朋友告诉我,每年汛期,胡杨林地就成了河床。是啊,千百年来,塔里木河在广袤的新疆大地上奔流,天造地设,地设河堤。大自然是最伟大的建筑师!而人类改造自然并与之和谐相处,造就了灿烂的东方文明。

诗和远方,一定是有着灿烂文明,值得你为之流连忘返的地方。
历史上塔里木河曾多次改道,人类在这里留下了众多历史遗迹。在塔河源,我们见到了傲然矗立的“三河汇合口——肖夹克”石碑。石碑的西面和东面,次生胡杨林和原始胡杨林遥相呼应,金黄的树叶在阳光下随风摇曳,使人在赞叹之余,发怀古之幽思。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象征着坚贞不屈的三五九旅

精神。六十多年来,经过一代一代的接续奋斗,三五九旅的传人创造了沙漠绿洲以及阿拉尔这一座充满活力的边疆城市。在阿拉尔期间,本想去沙漠中央走一走,看一看璀璨的星空和无边的云彩,奈何公务在身未能如愿。好在高铁轨道和机场跑道已悄悄地向沙漠深处延伸,阿拉尔不再遥远。我们抵达塔河源的次日,这里举行了阿拉尔塔里木机场校飞欢迎仪式。机场除开通疆内航线外,还将开通至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航线。

地处祖国边疆,没有谁比阿拉尔人更懂得人才的重要性。曾经,有将近5万名上海知青来到阿拉尔所在的一师,加入开发塔里木的队伍。1958年,这里创办了塔里木大学,大量内地学生选择留疆工作。2021年3月,阿拉尔大学城暨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开工仪式举行,标志着阿拉尔大学城正式开建。浙江大学捷足先登,在此创办了南疆创新研究院。

塔河无声,静静向前奔流。蓝蓝的天上,银色的雄鹰仿佛在为其护航。相信会有更多美好的事物在阿拉尔相遇、交融。相信塔河源会成为更多人的“诗和远方”。